

白鹭,白鹭

彭生茂

我见过的白鹭都带着一副神的面孔。那是阳光清朗的正午,或者夕阳将坠落的黄昏,白鹭扇动双翼,停留在一条狭长的田埂上,姿态轻盈曼妙。

在一次赶往院背村的路上,我看到许多白鹭。它们飞临一块块水田,优雅而硕长的影子倒映在镜子般的水面上,令我怦然心动。其时我正被姐姐打发去姑妈家背化肥。我被那群白鹭深深吸引。它们像一群天外来物,在田野上领略着漫无边际的春色。

我在道旁停留了很久,期间试图接近它们。一旦发现有人靠近,白鹭便群起而动,瞬间又落到了更远的田上,它们漂移的掠影像雪花般擦亮低垂的天空。

春播在即,家里捉襟见肘,连买化肥的几十块钱都拿不出,姐姐只好打发我找姑妈来了。在这个世上,大概只有姑妈能对我们施以援手。由于看白鹭耽误了行程,待我赶到姑妈家时,他们已吃过饭,姑妈正在收拾碗筷。我的到来令她十分惊喜,见我满脚泥巴,猜我准是又贪玩了,就小声责备了几句,转身为我张罗午饭去了。

这是一个因洪水从异乡迁徙而来的村庄,种了许多枣树和柚子树。一条河流穿村

而过。早前人们正是借助这条清澈的小河,运来了各自简陋的家当。他们像一群择水而居的鹭鸟,将颠沛和怀念化作生活的动力。年幼时我经常跟随爷爷来此做客。踏上那条横卧在村口的渡船,白鹭是最先迎接我们的信使。

得知我此次的来意后,姑妈上房间查看了她的化肥袋子,出来跟姑父商量,要将开春新买的肥料匀给我一半。“你的身子骨哪能背得动化肥,还是等当集让姑父托个人给你们捎过去!”姑妈对趴在饭桌上狼吞虎咽的我说。姑父是邻近一个小学的教师,他瘦弱的肩膀也不可能扛起重重的化肥袋子。

姑妈是我爷爷唯一的女儿。奶奶过世得早,姑妈便将孝心都倾注在爷爷身上。多数时候是我牵着视力不济的爷爷走十几里泥泞路,到姑妈家住上一些日子。姑妈可谓细心周到,早上打热水洗脸,她总要舀满满一盆水端到爷爷跟前。这会爷爷就会说,在家你细嫂总给我舀一口水。爷爷说的是我婶子。印象中她没少给爷爷气受。

有一段时间我总盼着姑妈上家里来,她来了就会带糖果。家里孩子多,间或还有隔壁家的孩子,姑妈按惯例总是每人给两颗糖。我嘴馋,总是很快就把两颗糖都消灭了。有时我也会将第二颗糖含着吃,直到它在口中慢慢融化。但有一回,当我含着宝贵

的糖果时,它突然滑进了我的肚子里。这个天大的过失令我懊恼不已,一时急得大哭起来。一旁的姑妈得知原委后,竟像变魔法似的从口袋里重新掏出了一颗糖。后来姑妈来家里,她会每人多给一两颗糖。这种美好的记忆一直存留到我们长大成人。

爷爷去世后,姑妈来家里就不是那么勤了。她是个不善言谈的人。她知道爷爷生前受尽了委屈,但她更多的是将忧伤藏在心底。与此同时,她在夫家似乎过得也不顺心。有一次,婆媳之间的争吵撕裂了她的自尊和心理防线,她关上门想寻短见,被姑父踹开门从绳子上解救了下来。

姑妈屋后的那家人也很凶蛮。一次因屋檐漏水到对方的地基上,那家男人二话不说拿了把锄头,将姑妈屋后那排瓦捣个稀巴烂。他们甚至把我那个当上了小学校长的姑父放在眼里。

无论日子多么破碎和不堪,姑妈都不曾对我有丝毫嫌弃和怠慢。她内心的那缕光,总在无声处照彻我脚下的路。当我向她告别,她会把我因烤火烧了一个破洞的袜子缝好交给我,并且还会给我一双新袜子。而当她往我口袋里塞一些零花钱时,她会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努力读书。这是她对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殷切的盼望。我就是这样一次次含糊地领略着她的意图,继而沿着村旁的寨

上河、穿过白鹭栖息的田垄走向我的村子。

姑妈曾有将两个表弟送到少林寺学功夫的念头,为的是今后不受人欺负。后来一个表弟读书,另一个表弟进入部队服役。数年后他们在福建与人合伙开厂,生活今非昔比。偏偏在这个时候,姑妈因突发疾病溘然长逝,带给人无尽的哀伤。

姑妈的葬礼在老家的一个公墓举行。凌厉的唢呐声划破冬日的长空,压抑的人们互诉伤离之苦。葬礼即将散去之际,小表弟突然伏在我叔叔的肩头痛哭失声:“舅舅,今后我就没有妈妈了!”一席话让这个年届七旬的老人眼圈泛红,他回望着近在咫尺的祖坟山,他的父亲母亲和一族族上的先人也埋在那里,萋萋荒草掩盖着一个苦难而倔强的灵魂。是的,那里便有我的爷爷,那个一度在乡野间背负沉重生计的盲者,他将在黑暗中继续追寻命运之光。

此刻我来到了翘口码头,这里是姑妈一家当年搬迁到平原的出发地。信江已然没有早年的汹涌与浩阔。眼前是一座隆起的草洲,荒凉、寂静。“驾渡个,划船过来哟!”空气中传来爷爷饱含激情的呼喊。

在河对岸,一个女子闻声款款而至,那是我年轻的姑妈,她正朝我们张望,周身环绕着白鹭和好看的夕光……



萱草花开放

萱草花,又叫忘忧草,是象征母亲的花。图为近日在江苏南通,萱草花在雨中开放。视觉中国供图

丝瓜的笑脸

薛兆平

妻子很爱丝瓜,常做丝瓜鸡蛋汤,偶尔会放肉丝,也可能放虾仁。她做的丝瓜汤,还真的挺有味道的。

有一天,我问她为什么喜欢丝瓜。她一笑,说:“我不仅爱吃丝瓜,我还喜欢切丝瓜。我很喜欢切丝瓜的那个过程。”

这一下就引起了我的兴趣。“切丝瓜的过程有什么意思?”

妻子又一笑,说:“你很少下厨房,可能不知道,丝瓜啊,你放到案板上,横着一刀下去,你知道切下的是个什么?”

“还能有什么?不就是一刀切下个丝瓜片嘛!”

妻子白了我一眼,说:“唉,你呀,就是个粗人!实话告诉你吧,切出来的是一张笑脸!总是有三个孔,有鼻子有眼的,笑笑的,可有意思了!再一刀,再两刀,一个一个的笑脸就诞生了,紧接着,那些笑脸们就会叽里咕噜地乱滚,看着就让人心生欢喜呢!”

见她说得眉飞色舞的,我心里也痒痒起来。可是,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?我实在想象不出她说的哪种美妙的情形!丝瓜切出笑脸?我不信!

见我信将疑,妻子直接给我来了个现场示范。刚好厨房里还有两根新买的丝瓜,她取出一根,麻利地削皮,嫩白的瓜肉露了出来,再清水洗净,置于案板上。我接过菜刀,有些笨拙地在丝瓜上横着来了一刀,立即就有一片丝瓜被切下来,安稳地卧在了案板上。上面果然有三个小孔,还真真是有鼻子有眼的,活灵活现地就是个笑脸嘛!

我立即兴奋起来,咔嚓咔嚓又切了几刀,果然有更多的笑脸叽里咕噜地四处乱滚。我直接笑出了声。

“慢着!”我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,那就是,丝瓜片上有三个小孔是不错,但并不是每一片呈现出来的都是笑脸啊!有的会呈现出哭脸的样子。

妻子也不着急,而是伸出手指,轻轻一拨弄,便将那上面的孔转到下边来,哭脸竟然一下子就变成了笑脸的模样!

“看,这不就是笑脸了?不要死脑筋!换个角度,换个姿势,换个态度,哭脸也会变成笑脸的!”你还别说,她说的还真有些道理呢!甚至,仔细琢磨琢磨,那就是生活的哲理啊!

回想这些年,我们刚认识时一穷二白,白手起家。买车,买房,结婚,生子,一路奔波,一路风雨,走过贫穷,疾病,艰辛,磕磕绊绊走到今天,虽不富贵,却也欣慰。她似乎从来不曾抱怨什么,似乎随时随地都面带微笑,也许她是从丝瓜里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吧——

生活给我以刀,我却报之以笑。从此,当我苦闷、烦恼、劳累或者颓废的时候,脑海里总会浮现出无数叽里咕噜滚动的丝瓜笑脸,滚着滚着,我也就笑了。

私人生活之诗

夏学军

大概有两年的吧,每天拍一张照片记录生活,已经成为我的日常习惯。

我所记录下来并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,而是一些微小的细节。比如每天的晨光、上下班时路过的街道、与朋友聚会开心的时刻、看到美食流口水的瞬间、偶遇的猫和狗……我拍的照片很生活化,可以说是非常随意。

路边的椅子平淡无奇,可是在某个时刻笼罩了一片光晕,视觉感就不同了。即使我什么也不说,你也知道我遇见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下午。拍照,就是在时间的长河里截取一个瞬间,留下一个让你心动的时刻。

也有生活里不如意的时刻。我记录下了凌晨三点出差赶飞机时的微雨,寂静的街巷里路灯昏黄;三伏天当街搞促销时晒黑的皮肤、汗水湿透的衣领和疲惫不堪的样子;母亲生病住院时那一个个不眠之夜,窗外的月光仿佛都陪着哀伤。这样的记录,让我变得更加有耐心,更加注重细节。

在某个社交平台上我有一位“特别关注”的好友,他身体不太好,轻易不出门,他观察世界的方式,是每天从窗户那儿拍一张楼下的风景:那棵银杏树的冬天、春天、夏天,等天气转凉,就能集齐一年四季了;云雾、雨雪,甚至还有风的样子——摇摆的柳枝、飞扬的裙摆、水面的微澜。这是对生活的热爱,也是一份属于自己的艺术,虽然今生也未必能谋面,但我知道他身体里住着一个绝对浪漫又炽热的灵魂。

生活中从来不缺少美,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几乎人手一部手机的当下,拍照变成一件越来越方便的事情。当我们拍下转瞬即逝的美好时,最重要的是镜头背后的眼与心,那关乎着我们怎样感受生活,怎样看待世界。

我的这种拍照行为大概可以说是“私摄影”。只与自己有关,它仿佛是我对着大千世界的喃喃自语,凡俗的日子在影像中慢慢发酵,酿成一首悠长的私人生活之诗。

蛙鸣

赵国培

楼群前
水塘边
可爱的青蛙居民们
在草丛的社区家园
开始又一年度里
盛夏间例行联欢

它们是那么热爱生活
亮起嗓子歌颂个没完
一个个音符蹦跳着清爽
活泼泼传递一团团眷恋

我将这天籁当作信念
顺手带入每一个时间
守护着一方水土
与阳光携手并肩



和谐乡居

今日乡村已逐渐城镇化,邻里之间也是一派祥和。本作品采用传统平透视,在有限的画面里更广阔地展现存在的现实,色彩简洁和谐,画面清晰而耐人寻味。李家驹绘

古诗词里的夏日之“最”

唐羽

夏日周末无事,我随手翻开了古诗词。读着读着,欣喜地发现了藏于其中的诸多夏日之“最”。

最调皮的风,我觉得是宋代刘攽笔下的南风。他在《新晴》里写道:“唯有南风旧相识,偷偷推开门闯进来之后,还装出一副爱读书的样子,不停地翻着书页,读罢令人忍俊不禁。”

最震撼的花,自然是荷花。李白笔下的“镜湖三百里,菡萏发荷花”,以及杨万里那句脍炙人口的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令我们无法不被那种壮阔而又清雅的美所惊叹。

最诗意的行走,当属明朝诗人杨基在太平山中的这次行走。“细雨茸茸湿楝花,南风树树熟枇杷。徐行不记山深浅,一路莺啼送到家。”细雨蒙蒙的山间如梦似幻,绿树娇艳

滋润的楝花和金黄亮眼的枇杷,婉转动听的莺啼一路相伴,直送诗人走到了家门口。此等场景,何其醉人。

最可爱的人,我认为是清代袁枚笔下的牧童。“牧童骑黄牛,歌声振林樾。意欲捕鸣蝉,忽然闭口立。”诗人用白描手法,写出了牧童从动到静的变化,读来觉得既突然又自然。天真烂漫的牧童形象被刻画得活灵活现,让人觉出他的可爱。

最闲适的诗人,宋代的杨万里当之无愧。“日长睡起无情思,闲看儿童捉柳花。”“戏掬清泉洒蕉叶,儿童误认雨声来。”诗人夏日午睡初起,慵懒而百无聊赖,无意间“逗”了正在玩耍的儿童,他也瞬间童心复萌,乐在其中。

最温馨的家,宋代辛弃疾写的《清平乐·村居》给出了答案。“醉里吴音相媚好,白发谁家翁媪?”头发花白的一对老伴,正一边快意对饮,一边亲热聊天,颇为悠然自得。“大儿锄豆溪东,中儿正织鸡笼。最喜小儿亡赖,溪头

卧剥莲蓬。”他们家的大儿子、二儿子勤劳孝顺,小儿子天真淘气,一户温馨和美的江南人家形象跃然纸上。

最美丽的乡村,宋代的陆游为我们绘就了最美乡村图:“煮酒青梅次第尝,啼莺乳燕占年光。蚕收户户缫丝白,麦熟村村捣麦香。”天气晴好,莺歌燕舞,诗人信步村中,乐享煮酒青梅。但见村里家家户户收了蚕茧,正在缫丝。此时,金色的麦子也成熟了,人们又忙着捣掉外壳,麦香四溢。好一派丰收祥和的景象。

最妙的消暑方式,“人人避暑走如狂,独有禅师不出房。非是禅房无热到,为人心静即身凉。”“散热由心静”,唐代诗人白居易用恒寂禅师以及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:心闲身凉,心若宁静,纵使暑气逼人,也犹如清风徐来。

夏天是一个热情奔放而又明媚飘逸的季节。再读一遍古诗词,感觉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夏天更美了。

夜色中的小村

鲁北

夜9时半,小村的路灯一下子全灭了。黑暗笼罩,我看不见远处。不多时,渐渐有了亮光,房屋、树木、小路,都清晰起来。此时,皓月当空,繁星闪烁。

我沿着小村唯一一条水泥路,由西向东,在月光下走着。近处有几声犬吠,远处有几多蛙鸣。

这条路约有三里长。小路的尽头,通往村外。村口偏北不远处有一座水库,在月光下闪烁着银光。这座水库,以前就有,是全村唯一的饮水之源。如今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,早没有人为了饮用或畜用来这里挑水了。

我小的时候经常来挑水。一条弯弯曲曲、坑坑洼洼的土路连着水库,挑一趟水,往返有五里地。挑水大多在早上,三三两两的人,在路上打着招呼。我十四五岁,个子矮,扁担钩垂着挑水,桶往离不了地面,磕磕碰碰的,水会洒出来。我每次都是挑两个半桶水,还在路上歇三四次。

村小学在村子的中央。我在村小学当老师的时候,学校南边没有人家。我每天去学校上班,都沿着一条由西北向东南的土路,走着去,走着回。现在,那条路已经没有了。

转了一个很大的弯,才找到原来的学校。那些房子还在,朗朗读书声却无。据说,几年前,村小学合并到邻村的学区小学,没过多久,又合并到镇小学了。几排教室卖给了农户,成了鸡舍。学校消失了。我在村小学教书十五载,教的第一批学生大都50多岁了,有的考上学参加了工作,有的在家乡种地。

我站在学校附近,沉思良久,似乎回到了40多年前。三尺讲台育桃李,一支粉笔写春秋。那时候,有多少美好让我憧憬,有多少未来让我期待。不经意间,如今的我已经跨过了60岁的门槛,到了告老还乡的年纪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,天上明月高挂,地上青蛙低吟。我忽然想起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诗句: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。

我问自己,我是客人吗?我把小村当情人,虽然离开了28年,但我对她的爱始终如一。